

主持人：地下天鹅绒网络知名人士

天津人，资深煎饼果子爱好者。崇拜物理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物理专业毕业后却从事网络的男青年。

邮箱：velvet1981@gmail.com
互动网址：love.dsqq.cn“食色男女”频道

荷尔蒙

出走

树上春/文



他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从掏钥匙的速度、开门的力道、甩门的力量上，他可以准确判断是母亲还是父亲。甚至，他能判断出父亲这一天的心情。

有一次父母吵架，父亲气急败坏地把院子的铁门摔得咣当响，母亲无力挽回离去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院子里哀嚎。他正巧站在铁门旁，下意识的把手伸向了回弹的铁门。手被夹得血肉模糊，父母同时怔住，从不同方向冲过来。他们忘记了原先的争吵，慌忙找纱布和药，找自行车带他去医院。他完全不在意手上的这点伤口，能如愿阻止父母的战争，就是胜利。

小时候，他喜欢看母亲做家务的样子，慢条斯理的。母亲做家务，煮饭洗衣晾晒，那说明母亲今晚会留在家中，父母会相安无事。

一年级的時候，班上有個同學開生日party，那天小壽星表情凝重地對他說：“你爸媽如果離婚，你跟誰？”他擠出一臉無所謂，然後鑽進無人的客房。房間裡沒有人，他反鎖門，默默流淚。出來後，小壽星天真爛漫：“你剛剛是在房間裡考慮跟誰的嗎？”

他讨厌思考这个问题，班上有个同学离家出走抗议。这天学校迎接检查，很早就放学了。家里没人，他顺着院子外的水杉树爬进围墙，跳了进去，又从没关严实的窗户里钻进屋。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把抽屉里的零钱都装进了口袋，出门时，他的书包里鼓鼓囊囊。

走在马路上，已是下班高峰。归家的人潮挤得他迷失了方向。能去哪里，晚上该去哪里睡觉，父母该下班回家了吧？琢磨着这些，他的脚步情不自禁地往家的方向挪去。

他躲在院墙外静静观望着里面的一举一动。显然，父亲起初没注意到他的出走。母亲收衣服的时候，发现晒在晾衣绳上的衣服少了几件，忍不住打破冷战。说出“小孩”两字的时候，两人都感觉到异常，“小孩”离家出走了。父亲的脸铁灰，面色凝重。

谁说只有父母才能玩出走的游戏？他也可以。他一直悄悄躲在父母的眼皮底下。父亲拨了几个电话，惊动了全家人。亲戚们赶到这里，然后又四处散去，到处去找他。熬不过肚子饿，抗不过黑暗的恐惧，他背着包，自动现身。父亲抬手想揍他，母亲阻止了。

父母的战争仍未停止。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在外面秘密租了个房子。两周后，父亲找上门来。当时他正在房间里做作业，听到熟悉的推门声，他吓得胆都快破了。

母亲嗒嗒嗒掉眼泪，像是在指责，又像是在撒娇，嫌父亲找得不够迅速。那晚，父亲没有走，和母亲睡在一个房间。他惊恐忐忑，假装可以和妈妈秘密地生活下去不被打扰，又期待这一夜后父母能重修旧好。

如果您想给本版专栏作者留言，欢迎登录love.dsqq.cn，点击情感频道“食色男女”论坛留言互动，也可邮件至vivivc@126.com
书信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602室爱周刊
邮编：210005

你问我答

真实的人生和讲错的故事

用钱表达的好，都是镜花水月，因为钱是个没有感情的贱东西，今天进你的卡，明天可以进别人的卡，所有人都可以做它的主人。如果实在要用钱来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至少也要看他是不是只为你花钱。

朴尔敏：

我交往了四个月的男人和我的朋友可能好上了。和他交往了4个月，感觉他对我算不错。（一个男人对你好不好，是不是就是舍得给你花钱？他给了我一笔钱让买车，数额不小，好几万。车没买，就放我卡上了。）可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对他不信任。我有一闺蜜，无话不谈的那种。起先，是他的朋友追我闺蜜，四个人常一起吃饭玩什么的，结果把我俩撮合了，他们倒没成。

偶然的，我发现他们私底下发短信。她骑车，中午发短信给他，问：“你送的饭呢？”这短信给我看到了，他解释说早上他们通过电话，他说要去看她，其实是想替他那朋友送烟给教官，让教官多关照她什么的。然后开玩笑说成是要给她送饭去。我表现出不高兴，没让他回短信。一点半，她打来电话问他：“你把饭送我姐那里去了？”后来，她又打电话给我，解释说，中午发短信让他送饭是开玩笑。

那时我和他已经上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短信电话不合适，就明确对他说：“我很小心眼，有什么事，最好通过我。”

开始他都主动告诉我他们之间的联系。比如，他告诉我，今天她给他发短信了，说了什么。那时，我还能信任他。虽然他对她的态度已经让我不舒服，比如讲话嬉皮笑脸。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小心眼不是没来由的。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昨晚在她家附近吃饭，他打她电话说吃晚饭要去她家看看，看看新装潢的房子。她以母亲在家不便为由拒绝了。我让他就这件事给我个解释，他说他想法单纯，正好在附近而已。而且她和他朋友闹矛盾，他想去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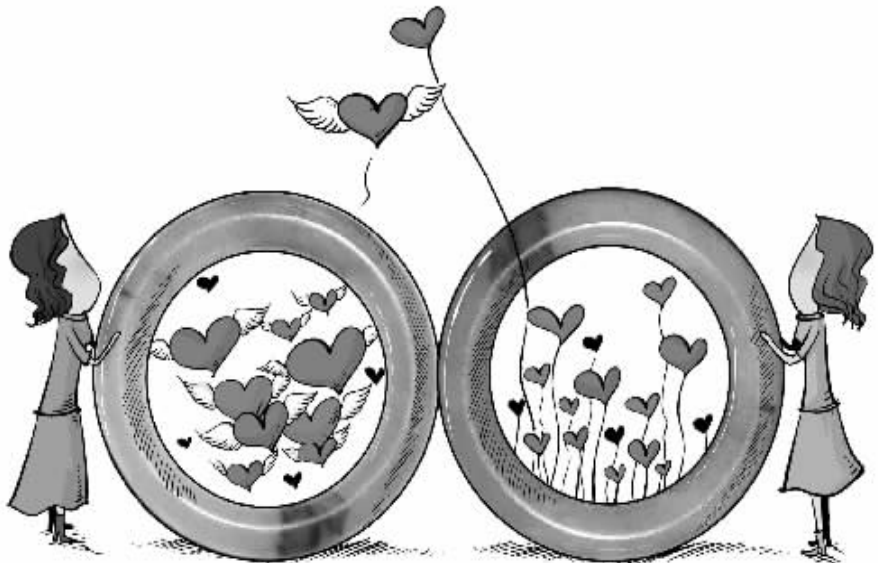
我惊讶他胆大到打这样的一个暧昧的电话！我指出他这个电话很没分寸，让我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我提分手，并把钱还他。他极力挽回。我有点不舍得，于是回头。

半个月后，我在她家厨房的柜子里看到盒茶叶，正是他以前吵着要的那种。我看到那罐茶叶后很蒙，因为就刚刚她还说，她在家从来不喝茶，所以家里没茶叶，就不给我们泡茶了，叫我们喝白开水。

我要开口问他关于这罐茶叶的事吗？可不问，老要瞎想。他要是真私底下给了她一盒茶叶，那么他们私底下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有被戏弄、欺骗、背叛的感受。

这段时间他对我很在意、很温情。我怀疑，他是不是出于愧疚，更困惑他是不是滥情、博爱。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做？

ghd670710



漫画 付业兴

ghd670710：

一般植物，从花开到花落，花朵的颜色变化是很小的，而有些热带植物，为了哄骗对不同的颜色敏感的昆虫，竟然连花朵也是能变色的。比如有一种王莲，它的花，第一天洁白如玉，第二天就粉面含春，第三天竟然就是大红大紫了，蝴蝶们想不上它的当都难。每个虫子每朵花，都曾与我们的日子有关联，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可惜的是，从概念到视线，我们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关于自然的记忆，总是存在于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是与现实生活有那么一件外套的隔阂。

你男友可能就是一种热带植物，加上有点小钱，静极思动和得陇望蜀都是他的小性格。如果可能，你一定想要拥有一台GPS卫星定位系统，24小时监察他的动态走向。说不定你还想过能像《大话西游》中的仙子一样钻到他心里看看到底有没有一滴泪，并且为不能实现而牙痒痒。深夜的来临让我开始假想这个悬疑故事的多种版本。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个男人单纯甚至“少一窍”，他还沉浸在幼儿园所受的教育里，与小朋友保持团结友爱，性格开朗并且乐于助人，可以被评为“三好生”，然而这个杰出小朋友被你误解了。第二种可能性是：一男一女，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你又极具洞察力，你的第六感让你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你正为是否揭穿这个真相而挣扎。

不过这两个假设都过于极端。如果要我书写一个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版本，我会这样写：一个贪财的男人遇到了两个女人，他首先和小心眼的那个好上了，随后又觉得另一个也不错，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开始打“太极”。总的来说，男人更加主动些，女人也没少抛橄榄枝，加之小心眼的女人在当中推波助澜，给这段暧昧情事增添了冒险

的乐趣以及“颇难得到”的珍贵感。

在这个故事被剥去壳之后，我看到了两个女人博弈的内核。你很想守拙，不过你“三令五申”的片段让我感觉你很古板，你胡思乱想的细节让我感觉你太没自信，总而言之，你的胜算不大。故事尚不知子丑寅卯，敌人尚在局外逍遥，你却先把自己折磨疯了。姑且不谈这个男人值不值得爱（哪怕你就是爱上他为你花的钱，无妨），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如何爱一个男人。如果你想留住他，最好控制住自己的一些过激行为和言论，要知道，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被爱剥夺自由，过分紧迫的“盯人”对他而言，是一种伤害和侮辱，如果屡屡得不到信任，就算本来安分也会滋生逆反心理；与其蒙受不白之冤，不如真做了才不吃亏。所以你首先要当心的，是赔了相公还背上“逼良为娼”的罪名。

黄集伟博客上有个意大利作家《一个被讲错的故事》：一天，小孙女死缠烂打，非让我给她讲故事。没办法，我只好开讲：“很久以前，有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小黄帽。”“错，是小红帽！”一本正经的孙女粗暴地打断我。“哦，对，是小红帽。有一天，她妈妈要她带一些西红柿去看玛丽阿姨。”“错，不是这样的！小红帽是带着蛋糕去外婆那里！”——错到最后，孙女高高兴兴去买口香糖了。她不知道，爷爷讲述的那个错误的故事其实正是我们每人都须经历的真实人生。

所有的故事都可能是一个讲错的故事，问题是其实早就知道过程和答案，但是我们仍然不死心地去追寻——这就是我们喜欢的所谓过程。最后说句题外话：用钱表达的好，都是镜花水月，因为钱是个没有感情的贱东西，今天进你的卡，明天可以进别人的卡，所有人都可以做它的主人。如果实在要用钱来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至少也要看他是不是只为你花钱。

朴尔敏

你有情感问题想跟朴尔敏交流，来信默认为同意发表。

邮箱 pomi@my1912.com

假装的艺术

地下天鹅绒/文

大学的时候我试图追过一个对考古很感兴趣的女孩，为此我翻出了以前的历史课本，盲目恶补了一周的历史知识，然后在学校附近相当高档的茶馆里，点了上好的普洱茶，跟她“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并且约定了下次一起看电影的时间。那之后我独自忏悔了好几天，因为当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五百块钱，而且比起可乐我实在接受不了普洱茶的口感，更何况我高中时的历史成绩只有39分。现在分析起来，当初自己一切的内疚和惭愧应该都来源于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装”。

后来，听我父亲讲，当初和我妈谈恋爱的时候曾经节衣缩食攒下一个月的工资，就为带她吃一次京城最著名的莫斯科餐厅，并且硬着头皮提前听了小半年的古典音乐，只是为了能在餐桌上对着我妈大谈德沃夏克和门德尔松，彰显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品位。于是，我就坦然了很多，看来，在追女孩这一点上，无论身处任何时代，天下男人的手段都差不多，只是我爸在做前期准备和给姑娘花钱方面的魄力要远远比我更豁得出去一些。

所以，当我昨天在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会朋友，见到旁边桌上有对身着中学校服的年幼男女学生，男孩一脸稚嫩地翻着《乔布斯

传》，举着焦糖玛奇朵向对面的女同学大谈苹果公司的经营理念以及自己未来创业梦想的时候，我其实一点都不觉得幼稚和可笑。我甚至有点崇拜他悟性来得如此之早，而且十分惊叹这形式又被人家九零后的少年与时俱进地上升到了如此之高的层次，前途真是不可估量！

其实我也不否认所谓“相爱的两个人，就算坐在路边摊一起吃面看星星也会很甜蜜”的道理，但我同样清楚，要是看着星星连续吃一个月的面，恐怕谁也甜蜜不了这么长的周期，就算你把拉面、炒面、刀削面来回换着样儿地吃也根本没有用。所以在追姑娘这件事情上，对于小伙子来说这偶尔的“装”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让一个姑娘直接对你产生好感是需要很高的硬件门槛的，但把女孩子最初对你突如其来莫名的仰慕感进而转化为好感，这就是件容易得多的事情了。

显而易见，例如去相亲，你推着掉了脚踏车的二手自行车约姑娘在她家楼下卖肉夹馍的摊位边上见面，和你早先一步来到雕刻时光，点上一杯低因咖啡，打开MacBook，翻着《城市画报》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她到来，这二者所传达出的气质和品位可就是千差万别的了，当然姑娘对你的第一感觉有何区

别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西餐厅、酒吧、咖啡馆里，小伙子对着女孩口若悬河地谈林语堂和村上春树，聊吕克贝松和北野武，说陈绮贞和黄小琥。更有甚者突然抱歉起身，然后把iPhone举到耳边不耐烦地说道：“Sandy啊，我很忙，这个case就不用report给我啦，这些detail我也从来care的。”其实，他们都是深谙在姑娘面前的“装”之道，你在背后翻着白眼不耻的时候，你可知道人家的成功率已经比你高出好几十个百分点了。

对了，我翻过一本美国的畅销书叫做《假装的艺术》，里面介绍了如何在各种领域快速让自己“装”成相当有品位、相当高端的行家的捷径，诸如文学、音乐、旅行等等。你看，他们美国人除了科学技术，在这么细枝末节的“装”层面也常常走在我们的前面。当然，该书原本意在讽刺，但我还是真心觉得里面的内容非常有指导意义，十分值得适龄青年男女当做教程学习借鉴，这可比星座运势有价值得多！

